

鳳臺縣志卷之十五

藝文三

先師孔子迴車廟解

陳 棐

鄢陵陳子給事諫垣以進言謫外稍遷知澤郡經太行天井關關有孔子廟號曰迴車石上轍跡深尺長數十武廟則傾敝朽漏弗堪後講堂惟故址陳子至郡首葺廣之完展壯麗矣客有問迴車之說者陳子曰孔聖之車未嘗登太行也按史記世家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

不濟此命也乃還息平陘鄉作陘操以哀之而返乎衛斯世家所謂至河者黃河也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洺水至於大陸括地志曰大伾山今黎陽東山索隱則曰大陸在鉅鹿及入我朝黎陽卽北直隸濬縣而鉅鹿之大陸澤則寧晉境也是古之黃河過洛汭卽東北流而衛國在其東南故自衛之晉必過河而後太行過太行而後晉境孔子當時旣臨河而返是未濟河也旣未濟河是未詣太行之下也其太行之巔有迴車之轍者妄矣客曰孔子無迴車太行矣何以有廟歟陳子曰余聞其說矣水

經魏酈道元注曰野王西北有故邲城當太行南路邲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中太守元眞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廟且云按諸子書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嘆是非太行迴車之言也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奉烝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東矣水經之言明可考見如此夫酈道元後魏人也太和魏孝文年號也已云舊宇毀落是此廟元魏以前西漢三國時所

建然建之自孔氏始客曰誠若此何以漢魏水經卽以迴轍稱也陳子曰欲往晉而卒未往者孔子之實也適晉之路而當晉之境者太行也升太行之巔蒼然遠望而可指見者黃河濟渡處也後人思孔聖者徘徊行山之巔望孔子臨河旋轉之處廟曰迴車亦何不可況我孔聖道在天下功在生民自國都以迨鄉塾皆宜祀之故先正曰自天子至於邦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蓋春秋釋奠於先師者詩書禮樂之師也孔子則人道之主也有君臣父子之所在卽祀祠之所在也

廟於關鎮未爲多矣客曰車轍石跡則何始乎陳子曰此不可遽以爲信也斯不由於天成則出於人爲耳古之人亦有精誠動金石者如射石而矢沒羽刺山而泉湧出者蓋其一時事際迫切義氣憤激動觸天地偶然事也卽使孔子迴車於太行亦何所迫切憤激而志動於石乎況太行路逕數十里何獨此尋丈之轍跡乎地志沁水西孔山穴洞內石有車轍耆舊傳云此自然成者非人力所就也予謂此跡若非穴內車所不及之地則後亦必指爲仙靈之跡孔廟之跡或類此不然則好事者因迴車之名而爲

之也胡可據以爲信耶客曰此地名天井關然俗亦名攔車者父老傳爲孔子見黃鼠拱立或曰小兒拱揖因之迴車也今車跡曰妄矣父老傳豈必盡誣陳子曰天井名關舊矣古地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峻坂入天井之喬關史漢光武建元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天井關擊赤眉別校是關亦兩漢三國前所設至於攔車之名果俗因迴車之妄附會之而車則又攔車流訛也今直名天井可矣攔車狼車之名且盡革削以絕謬傳於是

客 而詰曰鄙人五疑而公五釋之廻車之義昭然矣
請以示夫人人因遂書爲廻車廟解俾貽夫主祠祀者

適晉紀行

王世貞

余以庚午六月起於家過大江北道齊魯歷汴抵衛出修
武發寧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冶器集焉渡清河
田禾益茂嘉樹滄鬱居人引泉水爲長溝以灌有水碓水
磨之屬未飯萬善驛四旁栽白楊蕭蕭悲風殊益人旅愴
乃知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始人太行亦不甚險惡昇
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爲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愈不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

窮至碗子城爲豫并界兩山相對數十百丈巨壑陡絕無
底中爲嶺道石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顧中原愴恍無盡
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俄而雨繚數十里
中亘其平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三
晉河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語宛然若畫爲小憩民
居久之以迫暝強發上下峻坂泥滑馬足鑿落與人趾錯
先後甚窘抵星軺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成寐初
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表曰孔子回車處按
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附會語也泥濘益

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舒暝抵喬村驛復
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閱七日抵太原之任

相如賢於廉頗論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強暴不能陵
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
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強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
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強豈非廉頗在其位耶趙得和
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命銜璧而往
秦王欲強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五

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
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
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強暴逞其毒螫
菹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土之賢
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
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在於秦王秦王不
可則挺劍却之必得當而止是何異豎小人矜豪恃
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爲無道湯幽囚於夏臺
戎狄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

羨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倘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耻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什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煒煥光遠哉而於樽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刼之小策一旦位諸功臣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較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六

茹太素傳

明史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五月召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合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

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而諸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白序其首頒示中外十年與同官曾秉正先後同出爲參政而太素徃浙江尋以侍親賜還里十六年召爲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擢戶部尚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七

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亦不相饒太素叩首卽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爲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死

張昺傳

明史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累官工部右侍郎謝貴者不知所自起歷官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初廷臣議削燕更置守臣乃以昺爲北平布政使貴爲都指揮使竝受密命王久不二人知其必有乃部署在城七衛

及屯田軍立列 門防守將

吏李友真 知

謀密以告王王遂得爲備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朝廷 人
逮燕府官校王僞縛官校置廷中將付使者給昺貴入至
端禮門爲伏兵所執俱不屈死燕將張玉朱能等帥勇士
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中
口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燕府會燕健
士從府中出格殺二兵遂散盡奪九門初昺被殺喪得還
靖難後出昺屍焚之家人及近戚皆死葛誠不知所由進
洪武末爲燕府長史嘗奉王命奏事京師帝召見問府中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八

事誠具以實對遣還王佯病盛暑擁爐坐呼寒甚昺貴等
入問疾誠言王實無病將爲變又密疏聞於帝及昺貴將
圖王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約爲內應事敗誠振俱被殺夷
其族又伴讀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有學行王信任之以
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知變將作貽書其子誓必死兵起
復泣諫言君父兩不可負死之北平人杜奇者才雋士也
燕王起兵徵入府奇因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

楊砥傳

明 史

楊砥字大用澤州人洪武末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上

疏言楊雄爲莽大夫貽譏萬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誼
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廟從祀有雄無仲舒非是
帝從之歷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建文中言帝堯之德始於
親九族今宜惇睦諸藩無自剪枝葉不報坐喪歸成祖卽
位起鴻臚寺卿乞終制服闋擢禮部侍郎坐視河渠失職
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遷北京行太僕寺卿時吳
橋至天津大水決堤傷稼砥請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
土河以殺水勢帝命工部侍郎藺芳經理之定牧馬法請
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九

一人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
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亦免半帝命
軍租盡蠲之餘悉從其議於是馬大蕃息砥剛介有守尤
篤孝行十六年母喪哀毀未至家卒

侯璉傳

明史

侯璉字廷玉澤州人少慷慨有志節登宣德二年進士授
行人烏撒烏蒙土官以爭地相讐殺詔遣璉及同官章聰
諭解之正其疆理而還副侍郎章敞使交趾關門卑前驅
偃而入璉叱曰此狗竇耳奈何辱天使交人爲毀關乃入

及歸餽遺無所受遷兵部主事正統初從尙書柴車等出
鐵門關禦阿台有功進郎中從王驥征麓川至金齒驥自
統大軍擊思任發而遣璉援大侯州賊衆三萬至督都指
揮馬讓盧鉞擊走之遂由高黎貢山兼程夜行會大軍壓
其巢麓川平拜禮部右侍郎參贊雲南軍務詔與楊寧二
年更代驥再征麓川璉以功遷左九年代還母憂起復尋
調兵部十一年復代寧鎮雲南思機發竄孟養驥復南征
璉與都督張軌分兵進抵金沙江破之鬼哭山璽書褒賚
景泰初貴州苗韋同烈叛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命

璉總督貴州軍務討之時副總兵田禮已解新添平越圍
璉遂遣兵攻敗都盧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
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
師攻紫塘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
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驥
兵會興隆抵鎮遠道皆通捷聞進兵部尙書進克賞改苗
禽其渠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僞稱趙王率衆掠
清平璉復討禽之水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乞歸化詔璉
隨方處置景泰元年八月以勞瘁卒於普定年五十三賜

祭葬廕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

張養蒙傳

明史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吏科左給事中少負才名明習天下事居言職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條上治奸民恤流民愛富民三事帝嘉納之錦衣都指揮羅秀營僉書兵部尚書王遴格不行失歡權要而去秀竟夤緣得之養蒙疏發其狀事具遴傳御史高維崧等言事被謫養蒙偕同官論救復特疏訟之忤旨奪俸尋遷工科都給事中都御史潘季馴奏報河工養蒙上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十一

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其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已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倣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有詔潞安進綢二千四百匹未幾復命增五千養蒙率同官力爭且曰從來傳奉織造具題者內臣擬旨者閣臣抄發者科臣今徑下部非祖制不從出爲河南右參政尋召爲太僕少卿

四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極 時政闕失言邇來殿廷
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
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
權惟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弊爲陛下陳之
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
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
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人卽發何小臣
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戶曹三疏諫
開礦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

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奈何輕之
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道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
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
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
諾風成謬諤意絕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
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戶而妄劾
李盛春夫閭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
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
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資

名爲助工實懷覬幸甚者百戶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指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竒究使敗節文官僨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言不溫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共搆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沮撓謂欲辦家事必

賴家奴於是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採礦不已必及採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鑿不遠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又明年六月兩宮三殿繼災養蒙復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風恐虛文相謾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人心停銀礦呈店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

妾之刑弭蕭牆隱禍然此皆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
罪已不如正已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
好達朝享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
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
則寮案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
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諛而
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
曰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古帝王四海爲家
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

可保帝亦不省尋遷戶部右侍郎時再用師朝鮮命養蒙
督餉事寧予一子官三十年尙書陳藻稱疾乞罷詔養蒙
署事會養蒙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
遂罷歸卒於家天啟初謚毅敏

王允成傳

明史

王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歷中舉於鄉除獲鹿知縣以治
行異等徵授南京御史時甲科勢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
體貌魁梧才氣颯發欲凌甲科出其上首疏論遼左失事
諸臣請正刑辟熹宗卽位廷臣方爭論挺擊移官事而帝

降兩諭罪選侍因言移宮後相安狀大學士方從哲封
上諭允成陳保治十事中言張差闖宮說者謂瘋癲青宮
豈發瘋之地龐保劉成豈竝瘋之人言念及此可爲寒心
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卯翼心腹寔繁有徒陛下當
思所以防之比者聖諭多從中出當則開煬竈之端不當
而臣下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孰若事無大小盡歸內閣至
元輔方從哲屢劾不去陛下於選侍移宮後發一敕諭不
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從哲輒封還夫封后之命都督之
命貶謫周朝瑞之命何皆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

矣姚宗文閱視遼左與熊廷弼相失歸而鼓同列攻之允
成惡其奸再疏論列天啟元年疏請卹先朝直臣列楊天
民等三十六人以上帝納之俄陳任輔弼擇經畧慎中樞
專大帥更戎政嚴賞罰數事未言方今最可慮者陛下孤
立禁中先朝怙權恃寵諸奄與今日左右近習互相忌嫉
恐乘機肆毒彼此相戕夫防護禁庭責在內閣及司禮務
令潛消默化俾聖躬與皇弟竝得高枕無憂斯爲根本至
計時躔其言已劾刑部尚書黃克纘倡言保護選侍貽悞
賈繼春又曲庇盜竇內侍至辨御史焦源溥綱常一疏刺

謬特甚已極論內降及留中之害未復規切閣部大臣忤旨停俸給事中毛士龍劾府丞邵輔忠允成亦偕同官李希孔斥輔忠已極言綱紀廢弛請戒姑息破因循指斥時事甚悉當是時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媪客氏相倚爲奸允成抗疏歷數其罪畧言內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爲馳騁之貨誰啟盤於遊田之漸以大臣爲釋忿之地誰啟拂其耆長之心劉朝輩初亦不預外事自沈滄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心一倪思輝朱欽相斥矣

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豎也近者弄權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紀滿朝薦並削職爲編氓是驅除大臣之權在二豎也科臣遷改自有定叙給假推陞往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用之旨是轉遷百官之權在二豎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爭之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福作威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進忠輩切齒允成復特疏論秦府濫恩之謬帝

終不省三年六月允成又劾進忠進忠益恨明年趙南星
爲吏部知允成賢調之於北未幾南星被逐御史張訥劾
南星調允成非法遂除名後給事中陳維新復劾允成貪
險詔撫按提問坐以贓私莊烈帝嗣位以允成嘗請保護
皇帝識其名召復故官未幾卒當天啟初東林方盛其主
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與北相應和時貴多畏其
鋒然諤諤敢言屢犯近倖其風采足重云

送晉城鍾方塘赴陝叅政序

楊

博

蒲州
尚書

余與方塘子俱晉人也乙酉同舉於鄉己丑同舉進士同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十七

出爲縣令斷金之誼合簪之雅蓋不啻鄉閭里黨之私矣
始予自山東來撫甘也方塘子寔先我兩年而至竊自慰
曰博無似深懼辱天子之明命幸有方塘子在必能力救
我殆瞽之有相焉爾矣丙午七月方塘子逆我於永昌之
東余因咨所宜先方塘子曰河右孤懸不通舟楫脫有蟲
蝗旱澇之災胡以相恤必也其屯田乎余乃講求其故首
疏以聞以故酒泉浩亶之間蕪田開治不下數千百頃且
耕且守度幾乎昔人湟中之遺緒焉旣而請益方塘子曰
飛輓之壞賈人之無利也賈人之無利法網之太密也因

其勢而利導之必也其恤賈乎余方爲之檢其牘平其
釐其蠹賈始有來蘓之望尙有未盡者蓋七年之病固非
三年之艾所能亟反也已而又問方塘子曰冗兵不除雖
米粟如山弗能供也今疲癯老稚咸隸行伍者則甘峻古
城巡邏之兵更番迭上勢如奕棋歲費行廩不下千鍾何
濟於事余乃簡精勤之吏四出治之旬日間汰去數千百
人且請於朝募兵當戍甘古分置防守官董之既有藩籬
之固又無糜費之擾吏民不知方塘子經畧之詳妄意以
功歸我良可惡也已而又問方塘子曰河右險遠先守後

戰塢堠之斥牆塹之繕不可弗之講也余乃檄下諸司各
計厥功是故安遠鎮番議城高臺平川議塹山永涼莊議
堡西寧議峽其他修守之事日有議至應酬弗暇秋防在
邇萬一可庇我民勞何計焉於戲此其大較也凡方塘子
之詔我千縷萬端更僕未易數之方塘子叅政陝藩計日
行矣離羣索居余當何賴哉竊以贈人以言之義敢爲方
塘子報夫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也而剛柔寬猛類各
不同所以示政也故周典有春官有秋官夫春陽也未嘗
無殺以生物爲義秋陰也未嘗無生以殺物爲義要之天

道人事理一而已徃代官箴姑未暇論今之司寇卽古之秋官外之臬伯亦秋官也今之宗伯卽古之春官外之藩伯亦春官也方塘子三歲河右風清弊絕秋官之治亦旣修矣今按部而來也方將首秦隴次涇邠次潼華徧歷關輔問民疾苦而撫循之勞來之斯固春官之大方也側聞天子銳意河湟盡括列郡之民徃治邊塹拓還祖宗之故疆甚盛舉也至於經畫調停使外寧而內弗擾是又諸大夫之責也經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方塘子念之哉念之哉會總戎咸寧侯仇公藩臬將佐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十九

都闈請余序以餞方塘之行余遂不辭鄙俚執筆書之非不知諛修友道也

乾明寺碑文

裴 騫

澤城西北里爲洞陽山又曰肫岳山俗呼爲嶽神山上有先仙祠嶽神廟廟爲洞陽觀由洞陽而東爲可寒山山之麓爲乾明寺相傳居民某種異穀豕食之逐之人洞洞有仙人等奕者以布償之曰可鬻大梁其售不啻百金也後梁王知爲火浣布也大軍物色之遍洞陽求弗得祇聞異樂飄然四空問兵駐可寒今山上有營帳遺址多甲葉箭

頭者居民僧衆嘗得之其事荒唐莫考也寺屬唐澤晉城縣建興鄉砂城里劉紹等以爲避兵之所二十年晝夜不離谿谷後獲平謚愿答佛力天祐十四年開荒修築號乾明寺山自肫岳而下蜿蜒迤邐盤據太行之巔北負龍泉南通聖樂控桃固之峇堯引榼山之聳翠可寒一脉峙爲五峰蟠龍踞虎維東有松維西有栝中有崇岡結聚團美山勢圍合顧視五龍爭珠狀佛殿西隅有池與堦圯平手可掬取予憶爲兒時從外祖審理李翁遊翁常謂曰乾明可寒山名也惜無記之者騫因謹識焉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二十

張侍郎昺贊

王世正

忠哉張公殉國以身稍昧幾先委托非人密謀旣泄大事以傾公平奚媿英誼千春鄙哉李吏乃獸乃禽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張慎言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敕寧無事戶口蕃殖雞犬之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往者關中震隣言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旣不腆不足以飽彼且析城澗澤之險爲賊所忌無庸爲慮言曰是不然天下有事豪傑蜂起如劉項之爭山澤可用偷安不則草澤之弄定儉

負嵎吾土憂方大耳無何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遂闌入其境時使君檄有司督吾民收拾蓋藏無使鄉閭有升斗之遺令賊不得入卽入而無獲不終日且饑而去不啻再四百姓不聽也壬申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綿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旣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於是聖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勅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輟宣雲來視其事又

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旣不聽使君檄且以飽賊而公私如洗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穫初尙竭蹶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日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愛其餘悉索敝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旣未衰減我師興發未已瓶罄壘耻可奈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蹶張各率所部冀厭厭欲未易更僕數然縑纒發縱之機愚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顙不靈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余至今日賊旣

遁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旦夕無事矣痛定思痛始進父老而訊之曰徃者芹池之捷賊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旣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啣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塹而死暨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嘯聚銅鞮間效尤家印問誰

曉譬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究不至貽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瘡奔命永寧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擄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十餘年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饟無算丁抽畝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文

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鷄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吾視此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冰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强之故自矜豪舉乎忍辱以忠上捄民噫良工苦心矣將受命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擁絲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屨以見兵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獵其功罪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尺寸之功而我率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

也大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旣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訴倥偬率從稟誰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惟是辛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穴於茲盤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卽知之曰姑有待爾使此賊尙未

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
駕輕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
今日尙未得朝食也誰爲徙薪之謀毅然搗而穴不幸其
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渠魁授首
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
守無東顧之憂也言未既諸父老長跪而告曰微大夫之
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先毫髮率吾王使君之功我
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艱難至此余曰固也
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余

曰否否一老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
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也政是膽識才智爾余
曰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專恃也三晉有事
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民兵上下中外文武璫弁之際
憂乎難以覩縷矣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
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几几於先後久近卒奏破
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徼倖萬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
矣皆使君之誠也仁也權謀術數膽識才智有誠則感之
至而仁則入之深耳然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

之矣是可以記吾使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可乎使君
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敕而來頃賊遁河以南秦
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竒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
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澤太守賓吾王使君生祠記

張慎言

澤於古爲高都踞太行之脊瀕河以南河東墜溫軹賈上
黨往來南北者澤實爲縮馘焉固全晉以南一都會也所
隸皆巖邑歲供賦徭二十餘萬以故宦者稱爲信美羶圖
之然山險而風氣勁悍民良者纖儉重稼穡猾者仰機利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五

博戲椎剽爲奸郡中豪敢通吏胥桀黠者持上下陰事又
宗室日益滋驕怙奢縱貧無四民之業率釀金聚黨與擇
癡富魚肉之至陵轢郡人士有司者莫敢問澤於上黨猶
上黨於汾陽不得檄澤李官行部澤與分庭焉弱者雖阿
就之不則執前例甚力率不相能已輒中以他事往者士
囂於庠宗橫於下邑上下斷斷如也賢者又辟爲畏途不
肯來曰王使君守福寧一歲以長者聞又吾鄉諸薦紳先
生習知使君及獲從諸子大夫後一望顏色無不心降皆
願得使君已而果輟福寧來守吾澤至之日上下熙然爲

眞得父母人方謂澤故難治定當敢擊行以嚴削刻急
理始奏治辦名乃使君獨尙寬和禁網疎濶大指諸特去
其太甚坦夷明白不特賢士大夫洞悉之窮鄉下里皆曉
然知使君心事當甫下車郡中豪大家心輕之及門內外
奸猾日易與耳使君外寬內理不務勝此輩爲名心識賢
者式其廬餘亦若不知其爲不肖者然明允篤誠廉靜博
大居久之見不可惑以非心折焉聽訟時恣民所欲陳已
則使君爲說利害如鄉三老聚鷄黍爲居其間者惻隱之
心可掬以示人民無良猾罔不愧服徃邑隸州視府差低

昂又之郡伯雖稱師帥諸布條教不過移文有司有司故
事視之使君謹身率先嚴重無假借意所爲均賦役清里
甲省詞訟革耗羨禁彥靡課農桑積倉庾絕餽遺恤郵遞
躬先始終推行之徃徵賦急錢簿者斥不與星輶而北冠
蓋頂背相望陽沁復崎嶇萬山間執輪蹄者產且立盡爲
力請當事者次其等加額各有差先是賈於郡者屋相比
已而苦更亟輒廢其居居他邑比使君來從上黨温軹間
爭藏於是法何常之有按法繩之小者配大者誅使君旣
不縱奸宄然毫無失人如張自安廿餘人寃久滯疑則方

待讞比得白十二三庾死不則罄其產使君爲曲尋其
狀爰書詳惻周至令若等自對吏簿責不啻其口出速
白得報而後已配以下減者復無算宗驕悍不可制大約
富者居竒乘諸庶宗之急率出錢物半始十得五預收春
若秋之券抵期持券之官府獲白鏹若索諸寄而貧者又
復貸如前時以故富者愈益橫不特役使貧民諸貪宗所
與貫子錢者爲若爪牙威重於守貴者亦避之唯謹貧無
檢押散之鄉邑爲暴無已時使君乃盡檢諸所應給者一
日榜於衢有持舊券索積逋及非身赴者法無赦諸宗至

有無卓錫不舉火者一朝得數百金以去是日懽聲雷動
然有犯又輒以法繩之無怨色旣人人自給而重扞罔強
有力者不得操竒贏諸宗亦以若無所關其緩急黨盡解
勢遂衰止不禁而自戢待以禮豢以恩犯則剪爪牙窮究
其親黨使君夫豈無術而處於此然豈有聲色哉然他人
效之或未能以使君堅直廉正誠信於諸宗士大夫也政
大略得其平耳大姓有不能恣得於小民者使君情法調
之迨後日二三大姓復求多於使君所案百姓遂一旦決
積忿至煩柱後惠文方知使君所全者大也使君守澤

無赫赫之名其居官無異其居鄉時曰吾奉職循理而
以余觀古循吏至千古膾炙然所稱述不過務耕桑節
殖財種樹畜養而已至復錄其瑣細如曰種一樹榆百木
籩五十本葱一畦葑家二牲彘五雞此皆今日能吏所不
屑事史津津言之又劉祖榮爲會稽當遷有五六老人龐
眉皓髮從若耶山谷間出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
不見吏夫作守令者卽不自言才然至使民不見夫亦復
何難之與有固當信百姓何嘗奢求於官長令人人解推
乎至推酷吏被之以千載不可灑之名乃所摭拾則又公

廉不可交以私方畧教導咸足稱述始知古人艷稱者今
嗚爲俗吏今頌爲能吏尙不足比古酷吏之百一悲夫使
君旣不肯自表見人亦無有知者獨是郡邑之君子及貧
苦耕鑿之民思特甚今不過隨牒需次而已則廉吏可爲
而不可爲諸貪者餘財以長子孫且嗚使君使君其何辭
焉昔子美嘆元道州曰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
邦伯萬物吐氣不肖於使君亦云郡若邑方尸祝使君予
以人所思而不能言及其所知而欲言者爲道其實如此
使君名所用字行素號賔吾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中

歷庚戌進士記之曰而使君乃爲兵部車駕司

澤州大堂銘

馮瑗

環境千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臨乎上有
乎下凡爾所職承流宣化蚩蚩者氓休戚在爾心誠求
如保赤子無妨其穡乃衣乃食無殫其力乃休乃逸興
學教恭敬神祇獄訟必平賦稅必時母縱民厲母侈貨黷
維仁維清如水如玉如繩之直如鑑之明豈弟君子懋永
令名萬歷二十八年立石

旱魃解

李維正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一九

繁峙女怪或以爲旱魃非也雲漢之雅曰旱魃爲虐傳旱
神也爹旱氣生魃而害益甚疏引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
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飛名曰魃所見之國赤
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旱災消此言旱
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南人所執獲也
韋曜毛詩問曰旱魃傳曰夫旱鬼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
神人死爲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荅曰魃鬼人形眼在
上天生此物則將旱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

藝文類聚引神異經語又云一名

韻書說文曰旱

也周禮有赤魃氏或作媧文字指歸云女媧禿無髮所
之處天不雨周禮赤魃一作反按此則旱魃神鬼之屬不
產於人今女乃人產不合也魃目必在頂俗謂天恐雨下
傷其目故旱今日不在頂不合也馬端臨文獻通考齊後
王時死魃面頂各二目列之人痾中正以其非魃有二目
在面耳魃已異矣似魃非魃異之異者也前漢書五行志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時則有下人代上
之痾後漢書五行志同而引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男兩
頭異肩共胸又引劉倉妻生男兩頭共身以前一事爲董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十

卓之應魃主旱而兩漢志主恒陰其不合愈較然矣前漢
書傳又言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有天胎言尚微蟲豸之
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旼言其著也及人謂
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故此女怪謂之人痾其災異在山

東牛怪上

今澤州每以生兒不全之母爲魃母聚
衆用水淋澆致傷生命此文正足藥俗

碧落寺西閣記

張宗明

碧落寺新閣成釋富釋來嘗丐文於先大夫屬後先大夫
邁疾不諱遂不果今來復要予記按寺乃司馬山西一支
山也山行一直迤南而五斷之故名爲五門山極南盡

晉普山而此則第一山門也寺坐連氏村下西北有水
山經寺南流門稍東雙橋其上上橋下路入寺橋房數
爲南殿之複道橋北稍東爲舊閣閣對松栝幾萬株蒼翠
鋪於殿之後爲東西閣之望此寺之奇觀處也閣舊爲殿
殿舊卽石龕龕前石壁直立數仞磨崖碑刻其上火燬今
不復存文亦鮮傳吾家僅儲楮本耳惜哉龕左右石如鏡
存篆隸行草字十數種書咸如法此寺之奇絕處也因西
閣故呼斯閣爲舊閣其實斯閣亦新閣也閣咫尺對溪堂
五楹入山門東二十餘步中並爲山堂簷前壁嵌許刺史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

文簡公碑中上依山磴石間兩閣爲水陸殿殿楹門棖咸
石上刻唐宋人題跡瀟灑遒勁可愛文士慎寶重之新閣
則正當山門去溪堂稍遠並峙於舊閣之右舊基爲十王
殿殿亦遭回祿鼎新而重高之爲閣上像文殊下則如舊
像焉巍巍聳出兩山之中爲入寺首觀也經始於正德壬
申終始計之二十餘年乃得羨奐焉富佛子亦可謂勤心
力於教者矣使爲人臣人子肯操二十年不倦之心以成
君父厥事固不遑於是邪寥寥未之有聞吾甚有感於是
焉故記之閣殿翼煖金碧輝煌勿論一水澗於兩山諸

峙於南北山之峻絕處此寺之形勝真可愛者月夜管
與楹鼓齊鳴常也風天松濤與鐸韻並奏時幽禽弄噪或
怪獸驚啼騷人墨客達官貴游與夫閑士客子寓留其中
真可驅塵九而豁俗慮不自覺其心爽快焉幽雅中有活
潑潑景趣方外者有或不知也予嘗謂卽空見色求色於
空蓋不復知色邪空耶空耶色耶併付富來刻石姑爲新
閣之記

澤州重建廳事記

商 輅

州郡廳事實牧守承流宣化之所郡吏於此稟度衆庶於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三一

此趨令爭訟於此求平趨役於此取均仁政由此出仁澤
由此而施者也非高廣無以示公非虛敞無以示明非庭
階森嚴無以辨等非門扉軒豁無以達情此而弗治如治
人何是以有志之士必先整飭廳事以爲正己正人之本
非徒侈觀美而已澤州本禹貢冀州之域堯時甸服之地
春秋屬晉戰國屬韓秦屬上黨漢始置高都縣隋改澤州
取濩澤義唐宋因之元時領晉城等五縣隸平陽路國朝
省晉城領高平陵川陽城沁水四縣直隸山西布政司州
有廳事前代莫考再建於至正五年而重修於洪武二年

至是歲月浸久風雨震凌梁柱朽腐左枝右撐日懼覆
知州陳奎泣事之暇謀諸同知趙鳳判官王用等 公費
佐以已俸鳩工市材撤而新之重建正廳五間鼓樓五間
儀門三間東西吏房各十五間經始於成化辛卯春正月
閱三月畢工落成之日皆稱嘆謂是役也材力弗勞於民
而規制有加於昔誠宜文諸珉石以示永久於是知州述
修建始末走書介戶部侍郎原公傑檄余以記夫廳事有
關於政令者也今茲輪奐既吏民方改觀易聽州之長貳
將何以慰群情之望哉亦惟端本澄源使發於已者皆大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三三

公至正之道施於民者無暴政橫斂之失夫然後治化興
行而廳事不爲徒建也已知州由進士初任沁水尹有能
聲用薦遷今職清慎疏通州人感悅將來未可量云

贈傳東渤郡侯考績承恩序

周 盤

傳使君滿三載考文無害白監司達中丞御史臺暨考功
曹咸課寤書上上疏請封太尊人如其官制曰可邑長高
平劉君陽城王君陵川沁水張君夙受使君約謂余習使
君治行久走使徵余言賀馬余遜謝不敏蓋使君之干旄
來自鄆城濮水之間也吾郡無不人人自喜者曰與其新

發硎之以吾郡爲錦其以學製也如已試焉而效而代爲
歷之濮受祉者乎濮當漢時河決瓠子至煩天子之璧馬
僅亦塞無狀此非濮上已事耶爾者河失故道治河使者
切責瀕河諸長吏乃使君實縮濮上之組代爲政濮纔得
什一理之耳什一理之而歌孔邇又不至閭殫爲河則大
冢宰計所爲什九理之而不足者以吾澤煩使君也澤故
所謂山諸侯之國也自太行之險以至境內若甌脫然宗
齒仰食縣官口益繁更率諸豪少年暴橫里中不翅禦人
於貨有司者莫敢問卽間而不可一切從事乃使君大指

布寬大罷諸所爲不便民者其難以文法吏事泣者以方
略臨飭之曰齊民嚮其利者爲有德不則有三尺在唯是
二三惡少之首事也武斷暴豪彼既有挾以爲重使俛而
與齊民伍其誰降以相從有司者實闕焉不閑於方略使
若不獲與於寬政也事在得平耳以民治民以士治士以
宗待宗若卽少子政輩詎無如鄉黨自好者豈情也哉廣
寧滋濩守以上無所爲受成令所不能決者舉而移之守
守以所自爲及代爲令者又轉而屬之使君乃使君猶若
是什一理之而罔不爲便宣調停也上下無不若臂指民

無不若毛屬裏離則吾澤豈不代爲歷山之濮受祉者乎
使君之居東也東人曰無以我公歸兮比楚有材而晉用
之也吾郡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濮人其胡得私焉
使君胡以隨試輒效所至誦義無窮若是澤則曰代爲濮
受祉耳濮人緩須臾以觀德化之成時使君初釋褐年纔
弱冠胡以事如成局若庖丁之奏刀蓋王君劉君又於公
爲年友嘗言之矣先是辛丑春使君以妙齡躋巍科使君
以彼其才眎讀中秘書猶掇之也乃使君殊不欲急試其
竒太公亦趣使君歸益恂恂爲鄉里之容上下千古計所

爲以經術飭吏治者何在無令異日有不合者煩仰而思
之暇則從里中父老子弟游問所爲愉苦長吏狀業已平
揖龔黃而夢寐乎潁川渤海矣歲甲辰始射對南宮遂卓
然以五馬出此吳公治行用稱天下治平第一也語曰退
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彼其行春歷山箕濮之上也與九
嶽濃水也奚以異再歷於太行丹沁也與歷山箕濮也又
奚以異素履而往耳爲鑿者三齊而不敢懷爵賞誹譽忘
形骸肢體也然後見見鑿然後加手焉郡之爲鑿也大矣
其復以三年退藏也不啻齊以七曰矣一日剖符夷然而

出之豈憂不效哉不佞因是見公錫類之孝緣知太公
趨使君歸也今日亦不爲鹵莽之報矣羔羊之皮素絲五
紵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猗與休哉

叅魏忠賢劄子

翟學程

奏爲權奸之罪惡旣盈老成之忠諫宜錄伏乞聖明大奮
乾剛亟賜重處以快輿情以培國祚事臣聞臨朝願治皆
求忠自爲舉賢自輔乃忠而未必忠賢而未必賢卒令怙
侈滅德天怒人棄其害蔓延而難於救藥何哉則以眞忠
眞賢者其心樸其人多苦勁而拂意僞忠僞賢者其心險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六

其人多狡詐而順旨積拂則生憎積順則生愛此親疎之
所以分而治亂之所以相尋而不可挽也臣見我皇上臨
御以來未明求衣日昃亡倦批答如流嗜學若渴可謂堯
舜主矣堯舜之世不乏四凶豈謂今日而無若人哉所貴
乎天聰明之盡者在灼見而速屏之耳書曰朕暨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又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君臣之間吁謨戒飭則聖哲之慮遠矣曰者臣堂
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大璫魏忠賢臚列其罪狀纏纏
數千言射高墉之隼問當道之豺義泣鬼神忠貫金石遇

都吐舌相顧且手額交慶謂奸邪從此可逐朝廷從此可
清海宇從此可安其關宗社生靈之計者甚鉅自漣之疏
出而諸臣或公疏或單疏發憤吐懣攻擊不遺餘力臣於
其間何容再置一喙顧當此時我皇上宜急採箴誦之言
以補不逮赫然震怒實忠賢於理而濡沫卵翼尙未損其
一毛大奸之去如孱拔山讜言之入似水沃石臣始惶汗
大恐而不容默默矣夫今何時哉雨澤愆期兵車互駕男
子疾耕不足充口女人勤紡不足蓋形正皇上焦心毀顏
宵旰圖治之日尙可令賊或在內虎或在傍怨讟盈路容

容而不爲之所乎人亦有言一髮引千鈞蓋其重也 闍
豎如忠賢去之不過一孤雛腐鼠耳果安所關於治理而
爲大利大害若是則以從來小人之禍國家者其始猶有
所顧忌而不敢恣旣經指摘自知不爲君子所容甑已破
矣顧之何益遂甘心於大惡而不之恤舉前日彌縫變幻
之計盡肆爲猖狂無忌憚之行故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
時而大棄義背理不見其惡有時而亡也則履霜堅冰易
訓切矣且皇上亦知忠賢一段猙獰之態乎書曰惟辟作
威惟辟作福而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

藉人忠賢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少拂其情能立致人死
所謂作威作福而授之以柄者非與柄之所歸衆之所
蟻集蠅聚將羣起而輻輳之縱橫顛倒罔不如意是禍患
生於肘腋而左右之間有戈矛也豈不殆哉今國家外憂
未寧內患又起然外憂不過邊事選將練兵可幸無恐內
患則上下相蒙表裏煽惑故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
里門廷遠於萬里何則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
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
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

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
遠於萬里也甚哉忠賢之爲壅蔽者大也決其壅而撤其
蔽則皇上之明並日月矣臣聞叔向曰大臣重祿不極諫
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璉大臣也與
公忠正直之左光斗等親受先皇之顧命擁戴我皇上於
日月之際亦功臣也鋤奸剔蠹正是盡職易危就安正是
酬恩而曰尋端沽直夫諫諍之事觸忌以神詞蒙死而竭
智當人意氣所激無不欲犯顏苦口爲主上一言而迴思
却慮其閉喙而休投牘而廢者多矣自非忠藎天植誰

批鱗履尾輕以其身試於不測之淵哉昔王曾正色危言使宦官不敢窺覩而君德日就臣於漣等有厚望焉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蓋言衆怒之難犯也今舉朝以爲不可通國以爲不可卽傳諸普天下諒亦以爲不可者而皇上肯獨以爲可乎水火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此實也忠賢有其實矣故衆口沸騰如矢之集的怨氣滿腹似蜂之攢身人非鬼責合併交加清夜內省能一帖席否忠耶不忠耶賢耶不賢耶亦大拂皇上命名之初心矣夫親賢納諫從善如流此理道之所以日隆也拒諫飾非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三九

狎近匪人此王業之所以日頹也顧其要只在乎能斷語曰鑢邪非利無異鉛刀又曰當斷弗斷反受其亂惟我皇上大奮乾剛早賜聖斷將魏忠賢速加罷斥明正其罪以洩神人之忿庶釁隙不生禍患不作而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

太行虎記

徐芳

太行天井關之西十里有草庵焉老僧居之嘗聞行山礮中有小虎子纔大如犬折前一足委頓伏地殆崖石損墮而爲虎母所擲者也僧意憐之攜歸庵飼以粥飴虎饑

餽輒飽食後遂馴習僧出則尾隨居則膝侍婉昵柔狎不去左右居二載虎益壯猛而馴如故一足微蹙人呼爲跛足虎客有過庵中者虎亦迴旋妥適畧無疑礙於是遠近高僧之行謂能伏虎僧亦栩栩然以爲虎與我善也一日僧攜虎遠出至天井關鼻衄血不止淋漓注地僧惜其污以足點地使舐之虎得血甘甚嘖其無幾又饑不可忍遂前撲僧負而去之礪中餐嚙殆盡自是此虎日蹲伏要路間伺行人過搏噬不復食他物以其初入喉時甘在人也而凡他虎之出沒太行者亦皆一意嚙人往來行旅傷害

甚衆每日斜卽相戒裹足今十數年矣而患未息論者以爲皆跛足虎煽導之云事在崇正末歲論曰語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虎噬人之獸也而養以自隨又教之舐血啟其饑狠不但碎身而流毒於當路甚矣僧之愚以小不忍貽大禍也虎賴僧之力免於困死又撫摩煦育經歷歲月一旦又眼見血而不見人斯其所以爲毒獸也往讀中山狼傳啞然笑之以爲形似之言不意竟有其人乃爾雖然僧其小者也漢之新莽梁之侯景唐之安祿山輩皆厚寵隆恩長其爪牙豐其軀力及情遷意改變起倉猝至於

不可控遏向之撫摩煦育皆足以爲儲克釀螫之資而見天下跛足之虎多矣何獨太行也屏而遠之實之深山大澤間謹吾藩以自固雖有毒亦安能及彼庵僧者貪馴虎之名而自以爲虎與我善者也

祭南山神文

鄒守愚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戶部侍郎鄒守愚率兵備副使汪來都指揮王玉致祭於南山之神海瀆之神曰天子明聖道在位天地而撫神人宵旰憂勤期臻盛化迺者地震之異出於非常聖心惻焉懼神之不安於居也不以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一

余爲不肖亟遣以告於神適然之變母亦出於數而不可逃者邪神其母或震驚又知神之顯靈於茲土以余爲善虔請於神冀錫之鑒和陰陽興雲雨蕃百物登五穀以康又我人民則固神之能也神其母或靳惜

重修譙樓記

宋甫

夫譙樓者所以宣天道示人時澤之譙樓在治前距創已遠重修於國初知州事湖襄李公祥歲月浸久羣材腐爛先是成化初汲郡陳公奎慮共傾壓撤而欲新之未幾公陞去任材積一空厥後繼理者皆弗遑及至庚子歲扶風

張公文質迺始踵舊趾小北而臺之餘材未儻緒會今候
陸公偉入代欲謀成終尋值歲歉還止而臺左右漸剝落
觀者曰望成焉宏治改元歲稔民安公知人心所在於是
計度鳩工庀徒執役始於儒學明倫堂次明道夫子祠最
後迺及此樓臺基仍故完敞從今構樓於其上高四尋有
奇廣五間巍然煥然法度俱舉制作視昔殆相倍蓰經始
是年冬十月竣事於明年春三月夫天道之運度民故之
動息所關作者知其然故因物製器而又崇之以樓使曰
壺曰鼓曰籌各得其所而晝有示夜有警陰極子陽極午

向曙入暮凡晨舍所主罔不瞭然分明非惟民之勤倦作
息內外百爲準於此大至官府之政學校之教軍伍之操
歇細及行旅往來戎邏之巡警興止亦皆以節譙樓所以
宣天示人如此此古人所繇作也公能於茲復之也而其
功化亦豈有窮焉以故未作也而仰其成已成也而樂其
事是雖勞且費不以爲厲況不勞不費乎於戲此公之作
所以爲賢也詎可沒其善而不爲之書耶公名偉字仲奇
世爲杭州錢塘人成化乙酉鄉進士明宏治三年庚戌
九月十八日立石

訓導鄭可權建譙樓記略曰澤州界懷潞之間當南北衝據太行挾丹沁實爲奧區今載罹兵荒民稍安集洪武戊申李公祥來守是邦於公廨之陽地形墮塏俯臨城郭建譙樓橫七十尺周二十丈高起四之一架屋三重鸞翔虹亘於以宣鐘鼓之聲定旦暮之節齋七政之運行警庶民之動息豈徒侈觀羨快登臨哉

遷烈婦郎氏祠文

傅淑訓

嗚呼郎氏曷爲乎祠以表節也然則曷爲乎遷說者以爲爲厲也余曰不然夫郎之爲節昭昭也節於天地爲精靈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二

於山川爲閒值歲寒之柏松狂瀾之砥柱物亦有之人亦宜然若夫伯有之死化而爲厲伊川謂別有一般道理其說近誕不可信卽有之亦小人之尤者耳夫正氣之與戾氣若陰陽寒暑晦明晝夜之不并行也又若水火冰炭然相爲勝而不相爲用如郎氏毅然死節殉夫九原豈非浩然之氣塞兩間而獨存者乎則其謂之非厲也亦宜說者又曰南爲離方厥帝祝融厥象文明厥德火今肖婦人女子像於門祠之不類亟撤無需余又曰不然凡所謂丈夫者其直謂其峩然而冠修然而髯魁然而貌褒衣而博

禹行而舜步者之爲丈夫耶其亦謂不待生而存不待死而亡寧百鍊剛母繞指柔者之爲丈夫耶之二者固有辨也如郎視死如歸百折不回豈不女中丈夫哉曩令郎爲子必死孝爲臣必死忠卽龍逢比干申生伯奇復生何多讓焉又令醜焉且鬚眉以號於人曰丈夫而爲利疚爲威惕以墮間爲淇上以媚竈爲倚門又何以易此吾未見劇秦美新之非巾幗也未見犬吠叢薄之非柔中也又未見六郎之面非蓮花而欽明八風舞之非長袖也則雖謂郎氏之非婦人女子也亦宜然則曷爲乎遷曰坤德主靜也

婦教主貞也方郎之有夫也夜行必秉燭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其天性也及郎之未有夫而稱未亡人也闔門自守形影相弔一切屏絕戶外事諸爲侯也族鄰者及爲郎也父母昆弟者謀一而難於俟河之清苟得正而斃焉而其志固已畢矣南門何地乎其紛華則五都之市所縮轂而百貨之所輻輳也其雜遝則賤丈夫之所爲壘斷而神農氏之所不能治於日中者也若乃莊妹艷蛾飄衣輕裾村嫗里媪抱布貿絲閭左少年王孫貴遊之屬鮮衣怒馬黏竿蹴鞠樗蒲爲樂特過其祠而登若堂當斯時也

知必有愀然如蹙其容而蹶然若不能以自安者矣何者其靜之不可以入囂也其貞之不可以儕俗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門以外有地一區爽塏而燥潔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無誼無雜將肖郎之像而祠焉吾知郎之必有當矣不可知者以爲爲厲也其知者以爲爲婦人女子也皆非也於是刺史傅子鳩工庀財量地度日將率二三僚友以共成此舉也先酌之酒而誄之以辭

中村廟兵荒碑記

王夢震

崇正四年流寇作亂其首曰王加印者自秦入晉統領五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五

百餘賊夏六月來中村居民盡被搶掠然其時受害猶小其首號曰紫金梁各黨與復自相名目次年秋大營賊過有老獬獬八金剛八大王掃地王闖王闖將闖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大約三十六頭目分營三十六哨賊衆約百萬有奇經過七日所在焚燒劫殺搶奪財物擄掠男女其餘騾馬牛羊雞犬罄盡靡遺哀哉難民遭此凶毒間有逃匿山隅或深藏窯者賊率其黨搜山薰穴死於賊變者又不可勝計逮六年八月十一日遂破我縣城城內外父老子弟受其屠戮

月分離驚散實難言狀厥後賊衆去河南餘黨土賊尙羣聚數千人盤據茲土凡五載境內人民盡逃奔他方城池故土竟爲賊壘戰場矣十年賊方招安里民稍稍復業則歲歉薄收十一年蝗蝻食我田苗民復困於食明年幸黍麥告豐又明年閏五月自夏徂秋赤地千里歲復大饑閭閻惟藉草根木屑爲餅啖甚至無所得食則殺人以食徃徃父食其子夫食其婦親屬相殘苟延旦夕眞令人目不忍視耳不忍聞屈指兵荒以來所在喪亡戶口十去其九矣十四年春斗米兩銀斗麥千錢油一斤值錢三百豆

一升八十錢至於柿棗棗桃每個錢二文客至則不能供酒肉凡猪肉錢二百五十文羊肉百二十文牛肉錢一百文有一雞而得千錢者有一犬而索兩銀者猪一口則一二十金不等食物之貴一至於此尺布值錢七十棉花一觔值錢五百故兵亂年荒不惟食不充饑布衣温煖亦不可得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似此哀慘情形使人膽喪心裂爰刻石爲記其事如此崇正十五年四月八日邑庠生王夢震記

澤郡守王公孕長祠堂記

苗胙土

今上改元之四年歲在辛未王公移遼州守澤四載以同轉運遷秩去茲且泣河南郡太守晉副憲矣公之勞動久而彌顯澤人之思公久而彌篤迺創祠一以爲公祈福一以爲澤人之不忘公也憶辛未壬申寇來予讀禮已從諸紳士後日與公從事城頭具知公初尹武鄉尹翼城守遼州三轉皆晉地所至有聲而公泊如也治澤一如治三郡邑而四載拮据十七禦寇則所遇之難百倍於治三郡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豈造物投艱以益公歟將澤有天幸以公活我百姓歟以余耳目所覩記澤人士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七

所信服其推心接物是公之醇德也案無留牘是公之敏捷也金矢無擾是公之廉潔也鬻笑不私是公之沉密也狐鼠縮項是公之威肅也出納惟平是公之正惠也然余所爲公稱難爲澤人稱慶爲屬邑之邱壠族里廬舍荷保全者尤在禦寇一事流寇自秦渡河闌入晉地連陷多邑殺人盈野澤故無兵卽衛署亦僅存空籍撫標鞭短監司張空券應援二三弁營尾賊而不見賊見不殺賊援兵絕望獨剩孤城大鎮累屠萬家之竈無煙火公躬率宗紳士營城守規畫詳明舉夫搜奸宄恤庶士慎刀斗嚴偵

諸事確有勝畫如招集健兒則登陴有人設四鄉練營則郊圻有備創新營千兵則追賊戰勝此其大凡也積勞病病亦不歸州署仍支牀城上部署惟勤亦太苦公矣既而賊去兵來中貴總戎接踵以至索餉徵芟坐食城市其視州牧以下如廝養公妙有竅會能使爲戰守之用不令怒亦不令喜事以濟而軍以行雖所費不訾宗紳士庶捐輸於常賦之外而公補其所不給卒以無譁於今桑田如昔雉堞依然伊誰之力乎上功曰最主爵遷使佐轉運可以慰勞臣之氣哉公今逐寇河南一用其所未足較方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八

州之事權威望豈止倍蓰登高而呼則應之者疾也功成必有以報公矣事有不可不忘者有不可忘者臣之有功於國惟恐其不忘也易云王臣蹇蹇公故不敢言勞竟忘人之有德於我惟恐其忘也詩云勿剪勿拜則此畏壘之垣墉不改爲我春爲我秋者又豈可忘乎余從澤人之請述所睹記信服之畧如此王公諱孕長北直吳橋縣人

留春亭賦

張明弼

青山易馳白日不飛人間春盡東皇未歸若乃瀟澤湖邊太形山上巒高氣深林迴嵐亞夸蛾負之而趨愚公面之

而舍沁園之灌鳥猶存秦坂之愁蟲已化爰乃聚烟爲居
招雲宅草依石以作叢池帶亭以布籍葺風霞之新莊
置卉鳥之舊驛變時會之千聲引鮮霞之百色當夫紫陌
稊生青塘瀲起繡地瑤花連天發蕤風欵欵而香條雲油
油而媚水絲誰織而網空絮誰攄而煖路雁懷鄉而蘆抽
薪成家而芹努則有碧蘭動菟朱棠絳想花入夢而癡生
草護門而傲長坐烟壇而骨虛臨霞道而神悵願螺筋之
常盈願鴛帷之恒敞願鎖鶯於艷郊願恣駿於榮華何處
春多何門春少誰銷春遲誰歡春蚤葉萋萋而短長萼紛

鳳臺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

四九

紛而大小紅氣盛而天酣綠光穠而野縹雲似學乎遊童
人亦同乎戲鳥一旦飛英會散踏春歌殘厚塵版蕩丹霧
攔珊青君之組將解朱靈之鞅欲還牡丹如過眼之容杜
若有成人之顏野蜂稅佛於花戶鷓鴣夢覺於枝關送春
兮如送情人別春兮如別故山此獨芳有餘辰花無斷事
陰壑乍淒陽崖旋媚未解青跗先舒丹穗涼未暄初年歸
歲至恍衛哀而霍盛似趙升而班棄寄餘粉於蝶鬢宵宿
殷於燕翅認青帝於鳥謠印勾芒於苔字季遺石上之菟
雨醒山中之醉條風歇兮薰風來陸紅墜兮水紅開露之

晨兮筍綠方稚霜之月兮梅白已孩烟朝朝而籠沼月夜
夜而依臺幾簇好花不放眼幾叢香草不縈懷幾樹鳥聲
不散屐幾林月色不飛杯誰識陽和盡陽和正未迴况乃
地是蘭亭人原姑射道總巢夔韻兼陶謝揮毫罷而號顛
著書成而名化身雖柅於金廬神自纏於碧榭牛解萬有
鳥栖一官炳蘭心而桂魄渺筠肺而松肝串賓雲而旅月
習竄俗而殫吟裁珠樹爲一林散琪葩爲兩隊集繁蕤以
作衣綴襍華以當蓋禪欲叅而栢吟詩未成而鶴怪二十
四番之信風三萬六千之色界肯許蒼精上病書詎令炎
主爲交代亂曰春無期限兮被君留君獨留春兮我遂偏
秋願放春於寒谷兮偶春光與我而相求